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編



墮

落

亞爾培・卡繆 著
孟祥森 譯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34

異鄉人 卡繆著 鍾文譯

瘟疫 卡繆著 孟祥森譯

墮落 卡繆著 孟祥森譯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7112024・7117871・3941960

印刷者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中和市民有街35號

初 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4日

再 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2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把「我們時代的一個英雄」這樣不道德的角色拿來當模特兒，這在有些人覺得是嚴重受到侮辱了，而另有一些人則精明的認為作者在描寫他自己和他認識的人……「我們時代的一個英雄」，先生們，事實上不是某一個人的畫像；它是我們整個世代的邪惡之總匯，以最充份的方式表現出來。

雷蒙托夫

譯者註言

- 一、本譯根據企鵝版 Justin O'Brien 之英譯本。
- 二、一般譯為「上帝」和「聖經」的，本譯譯為「高特」和「紙草經」，「高特」係從音譯「紙草經」係從字源意譯，因Bible一字實從做紙用之紙草演變而出，請參見韋氏國際英文大字典 Bible 條。
- 三、註文皆中譯所加。

我說，先生，我可以效個勞而不致於打擾你麼？我怕你自己沒辦法讓掌櫃的可敬大猩猩懂你的意思。事實上，他除了荷蘭話什麼也不說。除非你授權給我爲你辦這個案子，他是不會猜到你要杜松子酒^①的。好啦，我敢盼望他懂我的意思了；點的那個頭一定表示他向我的辯護讓步了。他在弄了；他裝成蠻不在乎的樣子，其實他在趕緊。你算幸運，他沒哼聲。他不肯伺候什麼人的時候，是一哼了之的。沒有人堅持。爲自己的情緒做主是大大一點的動物的特權。現在，我告退了，先生，高興能有這個機會爲你效勞。謝謝；如果不會惹你麻煩，我就接受了。你太客氣。那我就把我的杯子端過來。

你說得對。他的沉默叫人耳聾。那是原始森林的沉默，沉沉的充滿了威脅。有時我吃驚他排斥文明語言的那種頑固。他的買賣就是在這個阿姆斯特丹的酒吧裏招待各國水手；這個酒吧，說不出來爲什麼，他管它叫「墨西哥城」。你真的覺得他的頑冥在這個地方不得其所？想想克魯馬儂人住在巴別塔上會怎麼樣！一定會覺得手足無措。可是這一個，卻沒有覺得兩腳懸空的地方：

① 杜松子酒，一名荷蘭酒。

他走他自在的路，什麼也不跟他相干。他那少得不能再少的話裏我聽過的一句是，要就要，不要就算。有什麼你非得要或不要的呢？當然是我們這位朋友自己。我承認我被這種一塊鐵打的人物吸引住了。凡是對於人這種物事想過很多的，不論出於職業，還是出於志趣，就一定會對這種人猿產生鄉愁。至少他們沒有多餘的眼。

可是，說實在的，我們這個店東倒有一些，不過他藏在心裏。由於人家在他面前說的他不懂，他就東猜西想，也就帶上了那種容易冒犯的尊嚴，就像認定人沒有一個完美的。這種脾氣叫人除了他的生意以外很不容易跟他談別的。譬如說，瞧他頭上那塊牆，有一片空着的長方形，那裏原來掛着的是一幅畫。一幅有趣的畫，好畫，傑作。店東要掛要拿的時候我都在，兩件事他都前思後想了好幾個星期，帶着信不過的神情。在這種方面，你不得不承認，社會弄壞了他那坦白單純的性格。

聲明，我並不是在批評他。我認為他的猜疑是有道理的，這其實我也容易沾上，只是我喜歡交結，跟這個有點相反。不巧，我喜歡講話，容易交朋友。雖然我懂得如何保持距離，卻有機會就抓。以前我住法蘭西，設若碰到聰明人，立刻找他爲伴；設若他蠢呢……啊，我看到你笑了，因爲我用了假設語法。我承認我有個咬文嚼字的毛病。我自己也批評的，相信我。我很清楚，喜歡穿絲質汗衫並不一定就表示人的腳髁。不過，文體，也像純絲一樣，藏着濕疹的例子是太常見了。不過，我的自我安慰是，那些謀殺了語文的人，也未必純潔。好啦，再來一杯。

你在阿姆斯特丹打算住久一點嗎？美麗的城，是不是？迷人？這是個我有段時候沒聽過的形

容詞了。其實是從好幾年前離開巴黎以後。可是人的心就是有它自己的記性，我們那美麗的首都我什麼都沒忘記、也沒忘記它的碼頭。巴黎，真是一個海市蜃樓，莊嚴華麗的空洞布景，裝了四百萬的剪影。最近的調查要有五百萬了？好，暴增是一定的。我不吃驚。我向來覺得我們的同胞有兩種熱情：觀念和通姦。可以說，沒有什麼道理好講的，就是這樣。不過，也用不着責備；並不是只有他們如此，全歐洲都是一丘之貉。有時我會想將來的史學家要怎麼說我們。一句話可以把現代人說盡：通姦和看報。做了這樣一言以蔽之的定義以後，這個題材，可以說，已經盡了。

噢，不是荷蘭人；他們不現代得多了！他們有時間——看看就知道了。他們做的是什麼？好，這裏的這些先生們靠那裏的那些女士們討生活。再者呢？不論男的女的，他們統統是非常非常中產階級的動物，他們到這裏來，照例是出於神話狂，或出於愚蠢。換句話說，是想像力太多，或者太少了。這些先生們，偶爾要那麼一下小刀或左輪槍的把戲，但你不要以為他們嗜好這個。他們的角色使他們不得不爾罷了，如此而已；當他們扣扳機的時候，嚇得半死。不過，我倒發現他們比某些人更道德一點，就是那些用互相磨擦在家裏慢刀子殺人的人。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們的社會就是提供這種清掃辦法的？當然，你聽說過，在巴西，河裏有一種小魚，成千上萬的攻擊耐心的游泳者，幾分鐘之內用又小又快的嘴咬得乾乾淨淨，只剩下無玷的白骨。好，他們的社會組織正是這樣。「你要又好又乾淨的生活嗎？」你說要，這是當然；誰能說不要？「好，那你就會乾乾淨淨的。拿去吧，這裏是一個差事，一個家，還有安排得好好的休閒時間。」於是那小牙齒咬了，一直啃得只剩骨頭。但我這樣說是不公平的。我不應當說「他們的」社會組織。那是「

我們的」，畢竟：問題是誰把誰弄乾淨。

終於我們的杜松子來了。祝你發達。對，那大猩猩開口，叫我博士。在這種國家，人人都是博士，教授。他們對人喜歡尊敬，一來是客氣，二來是謙虛。至少，以這些人為例，惡意不是民族習性。再者，我不是博士。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奉告：到這裏來以前，我是律師。現在，我是審判者——懺悔者①。

但是允許我自我介紹：施洗約翰·格拉曼斯，願效大馬之勞。幸會。你，忙吧，當然？有點？回答得好！有分寸：不論什麼事，我們也都只是「有點」。好啦，現在看看我的眼力：你，有點像我這個年紀，帶着那種四十餘歲，有點看盡天下的練達眼光；你有點穿得考究，就是像我國人那樣；你的手滑潤。所以，有點是個中產階級了！而又是個有教養的中產階級！笑假設語法，事實上，雙重證明了你的教養，其一，你看得出來，其二，你覺得比它優越。還有，你叫我覺得有趣。不虛誇的說，這表示了你有某種程度的開明。結果，你有點……但是，無所謂。我對職業的興趣沒有對派別的大。允許我問兩個問題，如果你覺得冒失，請不用回答。你有產業？有點？好。你分給窮人過？沒有？那麼你是我所謂的撒都該人。如果你不熟紙草經，我這話不會讓你有什麼概念。有？那你也熟紙草經？沒錯，你叫我有趣得很了。

至於我嘛……好，你自己看吧。從身材，肩膀，還有人家常說有點羞怯的臉，我看來像個足

①譯註：本書中法官、審判（者）、論斷（者），原文中都是同一個字；譯文中則視前後文而做了不同的翻譯。

球員是不是？但如果從我的談吐判斷，你一定得承認，我也有點斯文。供給我大衣毛的駱駝可能害了疥癬，可是我的指甲却是修剪過的。我自己也是老於世故的；但單從你的眼神，我就可以不必防備你。再者，我的言談雖屬文雅，却常來西底克的水手酒吧。罷，隨它去。我的職業是雙重的，如此而已，像任何人一樣。我已經告訴過你，我是審判者——饑餓罪者。我只有一件事是單純的，就是一無所有。對，沒錯，我有錢。不，我什麼也沒有分給過窮人。這又證明了什麼？證明我也是撒都該人……噢，你聽到港裏的霧號了？今晚朱特海有霧。

你已經要走了？原諒我，或許我就攔了你。不，我求你；我不會讓你付帳。我在「墨西哥城」是老主顧，特別高興在這裏招待你，明天，我一定在這裏，每天晚上都在，會很高興由你請客。你回去怎麼走？……好……如果你不介意，最方便是我陪你一直到港口。然後，繞過猶太區，你會走到那些漂亮的街道，電車載滿了花和噪音，像雷一樣穿過。你的旅館就在那裏的丹拉克街上。你先，請。我住在猶太區，或說是我們希特勒兄弟把它清掃了一些之前所謂的猶太區吧。好個清掃！放逐和屠殺了七萬五千人！真是個眞空清掃！我佩服這種勤奮、條理與耐心！當一個人沒有性格的時候，他就「必須」採取某種條理。在這地方，沒人能否認，這種條理製造了奇蹟，而我就住在這歷史上最大的罪惡的現場。或許這使我比較容易了解那大猩猩和他對人的猜疑。也可以使我跟我自己的天性抗衡，不致看到喜歡的人就走過去。當我看到一個新面孔，我裏面就有某種聲音發出警告：「慢着！危險！」即使吸引力最強的時候，我都小心。

你知道嗎，在我們那小村裏，報復行動的時候，一個德國軍官很有禮貌的問一個老太太，她

願意選兩個兒子中哪一個槍斃。選！——你能想像這個嗎？那一個？不，這一個。就看着他去。讓我們不要想下去了，但相信我，先生，什麼出奇的事都有可能。我認識那麼一個純潔的人，他拒絕猜疑。他是和平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用相等的愛愛所有的人和動物。是個特殊的人，當然不錯。好啦，在上次歐洲宗教戰爭期間，他引退到鄉下，門口寫着：「不論你來自何方，都歡迎，請進。」你猜是誰應了這高貴的邀請？民兵。他們進來，賓至如歸，把他破了五臟。

噢，對不起，夫人！但其實她一個字也聽不懂。所有這些人，呃？不管這連日的雨，照樣那麼晚還在外面。所幸有杜松子，這黑暗裏唯一光明。你有沒有感覺到它在你裏面點起的金色、銅色光芒？我喜歡在杜松子的溫暖下夜走街市。一連幾個晚上走下去，沒完沒了的作夢，自言自語，對，就像現在——我怕有點讓你吃不消了。謝謝，你真是最講禮貌的。但我是泛濫。嘴一旦張開，句子就不停的外溢。再說，這個國家讓我情不自禁。我喜歡大堆大堆擠在人行道上的人羣；這劈進房子或運河裏的人行道。四周是霧，冰冷的土地，蒸着汽的海，像洗過沒熨的濕衣裳。我喜歡這人羣，因為他們是雙重的。既在這裏，又在別處。處處都在。

確實！從他們踩在潮濕的人行道上沉重的腳步聲，從他們進出他們充滿了鍍金的鯪魚和死樹葉色的寶石的店鋪的蹣跚步態，你或許以為他們今天晚上在這裏？你像別人一樣；以為這些好人是代理商和生意人的一族，把金幣同永生的機會一起計算，以為他們這輩子唯一的抒情調就是偶爾上解剖學，甚至連寬邊帽都不摘一下？你錯了。他們確實跟我們走在一起，但看看他們的頭在何處：在霓虹燈、杜松子和頭頂上紅綠招牌發出來的胡椒薄荷香混和的霧氣裏。荷蘭是個夢，

先生，黃金與煙霧的夢——白天多煙點，晚上多金。日日夜夜這夢充滿了這種洛安格林^①，做著夢，騎着黑色高龍頭의脚踏車；這種出殯的天鵝羣，不斷穿過整個國家，繞着海，沿着運河漂浮。頭在銅色雲裏，他們做夢；他們在圈圈復圈圈裏騎著脚踏車；他們祈禱，在香霧裏夢遊；他們其實已經不在這裏。他們跑到千萬里之外，跑到爪哇，那遙遠的島嶼。他們向印度尼西亞那些齟牙瞪眼的神禱告，把祂們搬來裝潢所有的櫥窗；而此刻，這些神還在我們上空茫無目標的飄蕩，隨後，他們會沐猴而冠的落下來，落到招牌上，階梯狀的房頂上，使那些懷着鄉愁的殖民者想到荷蘭不僅是商人的歐洲，而且是罪海，那把人帶向西藩溝和令人可以在瘋狂與快樂中死亡的島嶼的海。

但我是在放任自己了，是在為一個案子辯護了。請原諒！是習慣，先生，志職，還有那讓你想知道了解這城市以及一切事物的中心的願望使然！因為我們現在就在一切事物的中心。你沒有注意到阿姆斯特丹這同心運河像地獄中的圈圈復圈圈嗎？當然，是中產階級的地獄，擠滿了惡夢。當我們從外面走進來，當我們通過這些圈圈，生活——也因之包括它的罪惡——就變得越來越濃，越來越黑。這裏，我們是在最後一個圈圈了。這個圈圈是……啊，你知道這個？天，你是越來越難歸類了。那麼你懂得儘管我們站的這個地方是歐洲大陸的一個小尖尖，我却為什麼說它是一切事物的中心了。敏感的人是可以領會這些怪事的。至少，讀報者和通姦者能夠走得更遠。他們從歐洲四面八方來，面對這內海站住，在那黃褐色的沙灘上。他們聽霧號，徒然想在霧裏分辨

船隻的剪影，然後轉身，越過條條的運河，在雨中回家。寒徹肌骨，他們來到「墨西哥城」，用各種語言要杜松子酒。我就在這裏等待他們。

那就明天，先生，也是親愛的同胞。不了，你現在很容易找到回去的路；我要在橋頭跟你告別。夜裏我從不過橋。這是因爲誓言。畢竟，如果有人跳進水裏，你就非得二者擇一不可；或照常規去撈他——而在那冰寒的天氣，這是冒著大險——或把他丟在那裏；但壓制潛水有時會留下奇痛。晚安。什麼？櫥窗裏的女人？夢，先生，廉價的夢，一趙到印度羣島的旅行！她們撲滿香料。你進去吧，她們會把窗帘拉下，航行於焉開始。衆神降到赤裸的身上，島嶼開始飄浮，失落的靈魂用棕櫚樹的亂棕加冕，在風中搖曳。試試看吧。

什麼是審判者——懺悔者？啊，我用這小把戲釣住了你。沒有什麼惡意的，相信我。我可以把意思解釋得更清楚。從某方面說，那實是我的義務之一。但首先讓我把某些事情交代清楚，好幫你了解我的故事。

幾年以前我在巴黎當律師，真的，是個相當有名的律師。當然，我不會告訴你我的真姓名。我那時專辦高貴案件。可以說是孤兒寡婦的案件——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但就有些寡婦是欺人的，也有些孤兒是十分蠻橫的。然而只要我在被告身上聞出一點點犧牲者的味道，於我已足，那時我馬上起而行動。又是什麼樣的行動！真是狂風暴雨般！我心直口快。你真會以為正義天天晚上睡在我身邊。我確定你會讚美我音調的精確，情緒的得當，我的說服力和溫文，以及我在法庭上那種有節制的憤怒。就我的身體來說，得天獨厚，高貴的言談舉止不須努力就自然流露。更且，我受到兩種真誠情感的鼓勵：一，因自覺站在律師席公正的一邊而得到的滿足；二，本能在對一般法官的輕視。這種輕視或許未必那般本能，現在我知道其來有自。但是，從外表看，它顯得頗像一種熱情。無可否認，至少目前我們是非有法官不可，不是嗎？然而，我確實不了解，一個人

如何可能把自己放在執行這種驚人的職位上。我接受這個事實，因為我看到了它，但我却寧像接受蝗蟲一般。只不過有這個點不同：直趨目的侵犯一毛錢也不會給帶來，我跟我輕視的這些人的對話却給我帶來了生活所需。

但畢竟，我是站在對的一邊；這已足夠讓我確保良心的平安了。對於法律的情感，因站在對的一邊而感到的滿足，自尊自重而產生的歡喜，親愛的先生，這些，是讓我們直立，或讓我們前進的激素；反過來說，如果你剝奪了人的這些，你就把他們變成了滿嘴憤怒泡沫的狗。多少椿罪惡都僅僅是因它們的作者無法忍受自己不對。我認識一個商人，他有一個完美的太太，人人稱羨，可是他還是欺騙了她。這個人因為自己不對而真的是怒不可遏，因為這斬斷了他接受美德文憑或頒給自己美德文憑的可能性。他的太太表現得越有美德，他就越為惱怒。最後，生活在不對之中，讓他再也無法忍受。你猜他怎麼樣？不再欺騙她？完全沒有的事。他殺了她。這就是我為什麼會幫他辦案子的原由。我自己的處境要受人羨慕得多。不僅我不會冒著參加罪犯陣營的險（尤其因為我沒有機會殺我的太太，因為我是單身漢），甚至還去保護他們，唯一的條件，他們必須是高貴的謀殺者，就像另一些人是高貴的蠻子一樣。我執行這種辯護的態度本身就給了我極大的滿足。我在我的職業上真是無可厚非。我從不接受賄賂，這不需說，而且也從不會自甘墮落到去進行不光明的法律程序。更且——這更少見——我從來不屑去阿諛任何新聞記者讓他站到我這一邊，也不會去阿諛任何公務員，儘管他們的友誼對我有用。我甚至有幸看到榮譽勳章有兩三次要頒給我，我又能用謹慎的尊嚴把它拒絕，因為這種尊嚴是我真正的報酬。再者，我不收窮人費

用，也從不爲此吹噓。親愛的先生，請你一分鐘也不要以爲我在自誇。這種事於我算不得什麼。我們這個社會用以取代雄心壯志的貪婪令我一向不恥。我的目標在更高處；你慢慢就會了解這話用在我身上確精不過。

但是你一定可以想像我的滿足了。我盡情享受我的天性，而這個，誰都知道樂在其中——儘管，爲了互相安慰，我們偶爾假裝責備這種快樂，說它自私。至少我享受我那份對孤兒寡婦做如此適當反應的天性，以至到後來，經過不斷練習，它變成了我生活的主導部分。譬如說，我喜歡幫助盲人過街。遠遠，就我視力所及，只要看到一根拐杖在人行道上猶豫不決，我就衝向前去，有時只在另一隻慈善的手之前一秒鐘，抓住那盲人，使他除了我的安慰之外不接受任何他人的；然後，溫和而堅定的帶著他在車輛的嘈雜中走過人行橫道，到另一邊人行道那平安的港口；在那裏我們互相感動的道別。同樣，我享受爲人指路，幫人點火，推一推沉重的二輪車，或拋了錨的汽車，買一分救世軍女孩的報紙，或年老的女小販的花朵——儘管我知道她的花朵是從帕納斯山公墓偷來。我也喜歡——這倒更難說明——喜歡施捨。我有一個很基督徒的朋友，承認看到乞丐向自己的房子走來，第一個感覺就是不快。好，我的情況更糟：我常大喜過望。但是，讓我們不要再說這個。

讓我們說說我的禮貌。我這禮貌是有名的，但絕對不假。實際上，好禮貌給了我極大的歡樂。早晨，如果我有幸在公共汽車或地下鐵裏讓座給顯然需要的人；爲老太太撿起一件掉下去的東西，帶著我自己非常明白的笑容還給他，或僅是把計程車讓給一個比我更匆忙的人，那一天就變

成了我的大喜日。我必須承認，甚至在公共交通因罷工而受阻礙的日子，如果我有機會用我的汽車在公車站載一兩個無法回家的可憐同胞，我都會喜不自勝。在戲院裏換一個位置，好讓一對情人或夫婦坐在一起，在火車上把一個女孩的手提箱放到擱物架上——所有這類行為我都比別人做得多，因為我比別人更注意這種機會，也更能夠享受它們所給我的樂趣。

結果，我被人認為慷慨，而我真的也是。在公開場合和私下，我都大量施捨。我絕不因爲跟某種東西或一筆錢作別而覺得痛苦，這些事情給我不斷的快樂——但其中有那麼一種憂鬱偶爾會從我心底上升上，就是想到這些禮品的無用，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忘恩。對於施捨，我是如此樂在其中，以至痛恨被迫行善。金錢上的斤斤計較我厭惡欲死，不得已照辦的時候，常顯粗率。我必須是自己行爲的主人。

只這輕輕幾筆，你就可知我生活中的歡樂，尤其在職業上。法庭走廊中，被一個你爲了正義或僅出於同情——我的意思是說免費的——爲之辯護的被告妻子擋住，聽她低聲說，她們一輩子不論做什麼，真的，不論做什麼，都無法報答你爲她們所做的事，你回答，這完全自然不過，任何人都會這樣，甚至還會提供一小點點金錢幫助，讓他們渡過那當前艱困的日子，然後——爲了把過分流溢的情感切斷，並保留它們得當的繞梁之音——輕吻那可憐女人的手，轉頭走開——相信我，親愛的先生，這是一種比低俗的野心更高的成就，升到了那至高的高點，在那裏，唯一的報酬乃是美德本身。

讓我們就停在高峯上吧。現在，你了解，剛才我說目標更高，是什麼意思。我是說，那些最